

第二十四章 出桃源散人歸合浦 泊江塹梅萼會盈盈

散人自得秦中來信，深念其女桃夭之事。尋思賽桃源無可與偶，遂決意歸合浦。盈盈聞之，不茶不飯，暗自憂煎。彩蘋曰：「悲歡離合，自古難全。姊姊既信得過石生，石生豈信不過姊姊？況那和尚詩中明說著：『求鳳入五羊』。將來石生必有入粵之行。我們回去亦屬預定。」只數言，將盈盈無限愁腸豁然盡釋。

散人擇日束裝。拈花與居民聞知，俱來送行。散人作書付拈花曰：「僕還鄉念切，不及待和尚返錫，數字留別，煩為轉達。」拈花敬諾。行期既定，盈盈率彩蘋到齋，將壁上黏貼詩畫盡行扯去，獨將石生所書對聯用水口巽濕，揭下收藏。

盈盈倚窗櫺憑曲檻，對幽花撫修竹，慨然歎曰：「十餘年賞心之處，一旦舍之而去，情何忍也！」彩蘋曰：「我見那和尚帖內說『欲見朗磚，三登繡嶺』，知他明歲必來。姊姊何不留詩壁上，使石生見了好謀入粵。」盈盈甚喜，題寫於壁云：

楚雲遮不住，一葉下西風。
夢斷雄關外，魂留香閣中。
要盟堅白首，素壁表丹衷。
早奮青鸞翼，遄飛合浦東。

散人遂於是日東發，率婦女登舟，鼓動木蘭。盈盈回望繡嶺，黯然淚落。母曰：「怪你不得，從小在這裡生長，倒像是離了家鄉！」

舟出溪口，順流一葉，其快如飛。一夜，舟泊江塹，有小舟後至，附泊船邊，即梅萼赴粵之舫也。時積雪初霽，寒月映波，盈盈與彩蘋出坐船尾，見鄰舫悄無人語，惟有江聲月色做弄寂寥。盈盈回顧久之，抱住彩蘋曰：「對此淒涼景況，使我心魂如失。」彩蘋曰：「進去睡了罷！」盈盈曰：「睡與坐一樣，再略消停一會。」彩蘋曰：「日裡聽見老相公說，前途有個庾嶺，我們還要過那嶺去。遠一步，替姊姊愁一步。一往東，一往西，幾時得有會面日子？」盈盈長吁曰：「自恨離群飛不去，淒淒片影落沙洲。」

梅萼臥不安枕，耳邊唧唧噥噥，分明聽見詠其雁圖贈別之句，驚起開篷，見二女露坐，亦低吟曰：「青女素娥俱耐冷，月中霜裡鬥嬋娟。」彩蘋背坐曰：「這空江上那裡來的一陣寒香？」盈盈曰：「鄰舟有女子吟詩。」彩蘋回身曰：「雷門前誰在這裡敲布鼓？」梅曰：「布鼓藏得不牢，被人竊去了！」彩蘋不知所云，梅問曰：「你們從那裡來？」彩蘋曰：「我們從荊南繡嶺來。」梅喜曰：「正欲一訪繡嶺消息，何幸不期而遇！」彩蘋曰：「你怎麼知道繡嶺？」梅曰：「我從龍湫來，見過那圖。」盈盈訝曰：「龍湫是石生故里。」梅曰：「那個石生？」彩蘋曰：「你既見過繡嶺圖，就該曉得這人！有個蓮峰可認得麼？」梅曰：「我只在他東鄰第幾家，怎不認得？」彩蘋曰：「你可知道他如今在哪裡？」梅曰：「他母舅山總戎招他入陝，離家半載，陝內招書又到。正在驚惶，誰知隨後到陝，即有回書，說迷棹入楚，在繡嶺逗留數月，家中才得放心。」彩蘋曰：「這話纖毫不差。」盈盈曰：「還有話動問，意欲相屈過舫一敘，可使得麼？」

梅聽二女之言，並誦己之詩，知石生書內所云聯姻繡嶺，必是此女。遂取嶺圖藏入袖內，悄過鄰舟。時兩船之人俱已鼾睡。梅與盈盈促膝而坐。彩蘋睇視二女曰：「是巫山？是月殿？何意嫦娥得逢神女？」二女執手相看，亦各驚喜。盈盈問曰：「姊姊既與石生為鄰，知他家內還有何人？」梅曰：「他家中只一老母。」盈盈曰：「可知他曾否牽絲？」梅曰：「龍湫地面誰不喜得他為婿？怎奈他選才選貌，比棘闈取士尤嚴。那些有一無二的都被他看做落卷，竟沒一人中式！」彩蘋曰：「這等說，你想是他家遠鄰，不知詳細，他現與山姓諧姻，怎說無人中式？」梅曰：「這事我也略聞：山家欲求坦腹已非一載，那女子無緣，石生固辭不允。他幾時有諧姻之事？」彩蘋向盈盈曰：「他這話與那姓松的如出一口，那封書是假無疑。」梅曰：「可是他故人松月波麼？」彩蘋曰：「便是。你這鄰舍真不是冒認的。」梅曰：「這人為尋訪石君，原來他也到過繡嶺？」盈盈曰：「松君來時，石先生已入秦。他訪知此信。也往秦中去了。」梅曰：「聚談半晌，意忘了請教姊姊貴姓？」彩蘋曰：「我們姓水。」梅曰：「舟中還有何人？」盈盈曰：「老母清氏，家君散人。」梅曰：「姊姊雁行幾人？」盈盈曰：「高堂二白，只妾而已。」梅曰：「這位姊姊呢？」盈盈曰：「侍兒彩蘋。動問姊姊貴姓？」梅曰：「妾也姓水。」彩蘋曰：「原來是一家！」梅曰：「聞石君家信說，與繡嶺水氏聯姻，莫非就是姊姊？」盈盈赧然無語。彩蘋曰：「原來他家裡也知道了。」梅曰：「非姊姊不足為石君偶。適言假書是為何事？」彩蘋言秦中遣人絕親之事。梅曰：「說那裡話？石君家報現從秦署齎發，並不聞有隻字提及山家之事。來書之偽，自不待言。何不寄書到彼，以破其計？」盈盈曰：「曾有數字托松君寄去，未知能達得否。還要動問，適言繡嶺圖從何而見？」梅曰：「去年有一遊僧將圖贈與石君，至今傳遍龍湫，何人不見？」盈盈曰：「游僧乃繡嶺兩花宮朗磚和尚，畫圖乃余拙筆。現見石生密帶身旁，彼中安得遍有？」梅曰：「原來是姊姊的妙染！」乃向袖中取畫，展向盈盈曰：「這可是麼？」盈盈細看，與己作一樣精神，不能復辨。驚疑良久，乃曰：「我已省得。還有一事動問，龍湫有二妓：一姓梅，一姓柳。他二人已出青樓，能詩善畫，聞與石君情好甚殷。我現藏其所贈雲雁圖，此圖必出二女之手。可知其詳？」彩蘋曰：「可見他二人容貌如何？」梅曰：「聞他二人容貌頗佳，諒不及姊姊。」盈盈曰：「又聞他同居不字，卻是為何？」梅曰：「聽得二女辭樓皆由石君所感，他兩人深被厚德，意欲同賦小星，以明知報也。不知真假如何？」彩蘋曰：「你便怎麼曉得這詳細？」梅曰：「因屬氣節，敝閭競傳，故悉顛末。」盈盈曰：「賢哉二女！不知可有緣分得與同居否？」梅曰：「姊姊遠離南服，今欲何往？」盈盈曰：「祖居合浦，家君決意東歸，幸得與姊姊相遇。」梅曰：「姊姊既已還珠，石君復到繡嶺從何知道？」盈盈曰：「敝梓彼已知之，我臨行又留詩在壁，必然入粵來訪。動問姊姊欲往何處？與誰同伴？」梅曰：「妾幼失怙恃，有姑母住居梅嶺，到彼相探。舟中只一鄰嫗作伴。」彩蘋曰：「這等說，我們是同路的。」盈盈曰：「審言察貌，姊姊必非庸人之婦，際此隆冬孤行千里，定非無故！」梅歎曰：「妾薄命，衷腸難訴！姊姊既與石君有約，有日必抵龍湫。妾亦不久返棹，再會有期，中情不白自知！」

時已宵分，梅萼取圖起別。盈盈曰：「適然相遇，自覺情不忍釋。」梅曰：「中懷依企，妾亦具有同情。」彩蘋曰：「我們總是同路的，明晚將船還泊在一處，大家再好會會！」梅曰：「這卻甚好！」盈盈先令彩蘋入內收拾被褥。彩蘋曰：「枕頭爾放處都不似在家時，怎生睡？」梅曰：「好一位大姊！言詞典雅。從來兵強悉由將勇，益知姊姊多才。」盈盈曰：「小長樂來，那打定？」

